



# 参乡三道

□王永新

就是从抚松起步的。

当时，长白山地区都囊括在渤海国的版图里，抚松也是渤海国的一部分。《渤海国记》记载：公元925年，即唐庄宗李存勖同光三年二月，遣少卿裴耀卿于唐，贡人参、松子、昆布等。千年前的渤海先民带着从抚松采挖出来的野山参，沿着一条古路进贡长安，献给大唐天子。这条路被后人称为朝贡道，历史学家们叫它“北丝绸之路”。

岁月斗转，沧海桑田。时光已过千年，渤海国辉煌的历史烟消云散，所残存的遗迹也静静地沉睡在地下，在抚松地表以上几乎没有发现过渤海时期的印记，只有史册里字里行间有关渤海国的过往，无声地向人们呈现着那个一度繁华古国的神奇。渤海国虽然消失了，但是有一种记忆却在抚松留了下来，那就是人参不仅通过朝贡道运到长安，甚至从长安走向了丝绸之路。抚松，是人参走向世界的源头。

在抚松，一代又一代的抚松文化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及域外专家，都在残垣断瓦的遗址堆里探索着渤海国的过往。

千年后，朝贡道的走向依然有说不完的故事。根据20世纪60—80年代考古发现研究，长白山段的大致情况是：从渤海国旧都东城即敦化启程，途经今抚松沿江、露水河、北岗、万良、兴参、抽水到达新安村，新安村区域当时是渤海丰州城所在，再过头道松花江进入汤河小夹皮沟峡谷，过大营、温泉、永安、阔杖、三道沟，在西京鸭绿州即今临江帽儿山重新集结，又经鸭绿江出海，沿辽东半岛东侧旅顺口地带，然后沿渤海湾东侧到达山东牟平，此地即登州，再其后由陆路西行奔往长安，历时一年完成朝贡。2016年，笔者全程走过抚松段的朝贡道路线，基本顺畅，有的地段至今还有村民行走，发现疑似遗址有22处。为纪念这段难忘时光，我写下《寻访北丝绸之路朝贡道——抚松田野考察记》一书。

20多年前，我常常去漫江镇的孤顶子村、长松村和东岗镇大碱场采访，许多老人都可以讲述他们小时候听到的渤海国朝贡的故事。他们常常指着某座山峰说，朝贡道从那里走过。这令我深感惊奇。2019年再次考察古道时，我们在331国道区域看到东岗镇西江村羊洞遗址，这才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和唐渤海国时期，这块土地一直有人烟，当年朝贡道上的许多贡品正是出于漫江、东岗森林之中。朝贡道这一段之所以罕为人知，是森林将它一层一层地覆盖住了。直到如今，漫江、东岗平缓的山岗上依然是鹿常来“褪角”的地方，由于

靠近长白山，人参的品质也极为优良。

据说，每年朝贡的队伍要备足口粮等生活用品，才开始踏上漫长的朝贡之路。在路上，队员所要行走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一个人要紧跟另外一个人，一匹马要紧跟另外一匹马；队伍里，什么人负责供水，什么人负责拿药，什么时间可以休息，遇到劫匪怎样战斗，都有明确规定。20世纪90年代后，知道朝贡道铁轱的老人们相继辞世，朝贡道愈发成谜。

331国道抚松段尚存的朝贡道尤显珍贵，这个新发现有待深入研究、探索。

## 老盐道

331国道抚松段是一条自清朝就有的老盐道。

森林里有木帮和棒槌营，那里的人需要盐，多数食盐靠人力和畜力运输。老盐道是一代代入避山岩，让大河、绕山梁，在崎岖山路中负重踏行出来的。

我踏查过漫江镇孤顶子村到牡丹山的老盐道，从331国道穿过孤顶子山脊，走到森林里。这是条安安静静的小路，至少现在在。这条有几百年的历史的小径，除当地村民上山劳作外，已经没有人走了。长白山封禁前，木业采伐与船厂建设紧密相连，过去交通运输靠人背的年代里，这条路上汇集了许多盐队，那些出苦力的被称为“盐背儿”。

根据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从清朝初期开始，老盐道路线就已经形成了——盐的进路多在临江，走三道沟到永安翻山越岭前往抚松的下洼子，走石头河、塔头甸子、参顶子、陈家小山、东岗、棒槌沟；再从东岗到干巴河子、孤顶子、张草帽顶子直奔长白。这两条路线都有大的参帮和木帮，特别是长白鸭绿江一带木帮更多，对盐的需求很大。

抚松许多“盐背儿”的后人回忆，一个人背着100斤盐，每日只能行走40里，最多不会超过60里，来往长白一趟少则七八天，多则要十几日。出门时要带足沿途的食粮，用帆布袋装好。

背盐的“背筐”最好是桦树皮编的，透气、轻软、灵巧，透水性也强。“盐背儿”有一件法宝不能少，就是皮坎肩。皮坎肩是用豹子皮制成，肩膀处加厚，打上两块柔软的皮补丁，使得沉重的磨盘负重压在肩膀上时可以减少对双肩的压力和磨伤；坎肩背部和胸前各要开一个方形口子，海碗大小，主要起到透气的作用，避免衣服捂得过于严实，无法散热，加重行走负担。这是所有“盐背儿”的必需品，他们会带一件下摆也缝有豹子皮

的衣服，走到哪里累了随时坐下不受凉。长白山封禁后，抚松到长白的官盐停止贩运，私盐进入秘密运输状态。“盐背儿”走到哪里都要结交朋友，无论是放牧的还是打猎的，甚至是土匪，都要打交道，他们熟知当地风土人情、人际关系，甚至会讲黑话，这对于他们在这条路上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据仙人桥镇村民何威回忆，这条路上有个驿站叫“黄家店”，据说老早以前有个姓黄的人在路边开客栈，当时不管是上松树镇的还是上长白、临江的都从这儿走。“黄家店”很出名，店里有两铺大炕，每铺大炕上可以住十几个人。东北沦陷时期，有很多闯关东来的人在这里贩卖私盐，把盐从松树镇拉回来在各村里卖，有时到长白卖，一年到头来往于抚松和松树镇、长白之间。做这个买卖行动是秘密的，情况外人都不知道，有很多人就住在黄家店里。在这里可以好好休息，马有伙计喂，车有老板看，车上的货物也丢了不。

盐道上野兽出没，每当有人遇到险情的时候，无论是否认识，“盐背儿”都会出手相帮，必要时也会舍生取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助人行善的义气，一直在茫茫大山里默默传承着。

这条延续了几百年的悠悠老盐道，除了当地背过盐的老人和他们的后人外，外界几乎无人知晓。如今物景依旧，人事已非，脚踏着百年前的林间古路，可以想象当年那些“盐背儿”、商贩、闯关东的人，在时光深处越走越远，越来越茂密的林海即将淹没那些古老的传奇……

## 密营道

331国道抚松段还是一条壮烈的红色之路。漫江镇是抚松县开发历史较早的地域，地属要冲，山高林密，河流纵横，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北抗联重要活动的地带。1935—1939年，东北抗联一军二师、东北抗联二军三师和六师以及抗日山林队在此频繁活动，黑河河流域有9座较大的密营，在抚松抗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抗日将领王德泰、李学忠都在漫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并留下了光辉的抗战足迹，为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黑河密营在331国道抚松林场的岔道，奔松山水库路线，直达黑河。黑河密营就在这一带，立有遗址地标。

331国道抚松段大山深处，我曾经沿着黑河流域，踏查过黑河密营及干巴河子密营，探寻红色遗迹。据《抚松县志》《抚松文物志》记载，黑河

密营曾是抗日救国军李洪斌部队修建的集训营地，走在不朽的抗联路上，在静谧而不失壮美的山野里，依稀可感受到东北抗联战斗的峥嵘岁月。

1937年夏天，抗日救国南路军司令李洪斌率队伍100余人在黑河南岸的森林里，利用甸沟子的有利地形，选择没有大树的地方，筑起隐蔽的地窖子，上边支上木杆，铺上厚厚的树枝，将筑房时起出的草皮堆到上边，利于休息和住宿，谓之密营。

据漫江镇的老人们讲，密营遗址都分散于黑河附近的原始森林中。黑河密营中最大的一处位于今松江河林业局抚南林场地内，抚南林场地附近的两条干巴河子交汇处东距黑河1000米，南侧为老松花江，西北为黑河，遗址四周为较大面积平缓森林，被称为“森林排子”。

1986年，抚松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到“森林排子”密营旧址踏查时，还可见烂木楞的痕迹，这些抗联密营遗迹显示了当年东北抗联在深山老林艰苦生活和战斗情况。岁月无情，由于密营处于森林中，湿度大，草木反复覆盖，风雨常年侵蚀，年复一年，遗迹消失了，但是抗联的精神是不会被遗忘的。2011年6月，黑河密营遗址被抚松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31国道抚松段那些沟岭相连、险峰突起、景色奇异的森林河谷，一定还有更多的红色遗址沉睡在大山深处。我在黑河密营一带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感觉遗址都比较隐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明显的战略，那些为了梦想、尊严、幸福而奋斗的人们，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这，或许才是“参乡三道”带给后人真正的启迪。

其实，“参乡三道”并不奇特，在白山市其他县、区都有过这样的道路和遗址，然而它又具有区域的独特性，各自连接着一段一段的历史，最终汇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滚滚长流之中。把这条路相互连接起来，处处都是旅游的精品路线，探索出无尽的传奇，那些为了梦想、尊严、幸福而奋斗的人们，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这，或许才是“参乡三道”带给后人真正的启迪。



# 冬山不语埋忠骨

□孙艺凌

出集安市区上331国道，窗外绿袖般的鸭绿江面波光灵动，安然贴伏于连绵不绝的山脚下，山水相迎益目怡神。到达榆林镇后沿西侧路口北行约5公里，便来到了复兴村，村书记李大威早已等候在路口。

山里的空气虽然清新却也刺骨，在车里还温暖柔软的鞋子，在这冬季的深山没走出几步就变得僵硬。经历了磕绊、颠簸，常常需要人下车助推的坎途后，一行人终于踏上了东北抗联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深山密林。

严寒冰封下的大山人迹罕至，整片山林寂静深眠，似一处不为尘世沾染的净土，“空谷有幽兰，遗世而独立”。山色苍灰，细瘦的林木也失了颜色，深山空谷之中只回旋着一个“冷”字。冷风、冷清，一切寂然无声。

眼前是一块青灰色不规则的四方大石，当地人称作“将军石”，风蚀雨琢下四壁斑驳、凹凸不平，如坚硬的鳞片，若岁月沧桑的留痕。大青石就这样静默地立于的枯草之上，身旁倚靠着一棵细瘦墨黑的小树，身后是褪尽绿意的苍黄冬山。石头旁立着一块小小的白色石碑，字迹脱落不清，隐约可辨“老岭会议遗址”。

如果没有向导的指引，如果离开语言的介

绍，很难将眼前这块寻常石头与抗日英雄杨靖宇联系起来。冬山不语埋忠骨，苍松翠柏护英魂。风吹过，那迎春复生的草木簌簌有声，细述着这座深山密林里的动人故事……

1938年5月，在集安老岭山区五道沟，魏拯民率部与杨靖宇率第一军部胜利会师。5月11日至6月1日，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在五道沟召开了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

会后紧接着召开了抗联第一路军驻集安部队干部、战士大会。威风凛凛的杨靖宇将军正是站在这块近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带着对革命前途必胜的信心，热血沸腾地指出，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号召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直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那铿锵嘹亮的语言，那气势昂扬的激情，深深感染着这片葱茏的山林，鼓舞着大青石前热血沸腾的战士们。

环视错落起伏的山脊线，茫茫无边，遥想抗联战士当年也曾曾在白雪深覆的冬季，战斗生活在这片山林。只是那时的气候更加寒冷，那时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而他们就是靠着一腔爱国之情，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爬冰卧雪，与武器

装备精良的敌人奋勇作战。踏着积雪继续循着抗联的印记向山上走，一路上风吹下枝头的雪，轻轻扬扬，似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净化着心灵。

村书记李大威指着一圈圪塔零落的石块说，这是抗联队伍当年住过的地窖子。我们凑上前仔细分辨，垒块中的孔洞隐约便是烟道，距此不远的坡上还有依稀可辨的5个地窖子。据说，杨靖宇的警卫员曾在这大山里待了3天，指认过其中一个地窖子正是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

荒草萋萋，厚厚的青苔早已爬满曾经庇护过将军的石块。此刻，触摸着将军住过的地窖子，那手持双枪奔跑在雪地奋勇作战的英雄形象，鲜活如在目前。

去往“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驻地遗址”需要蹚过一条河，冬季水瘦冰面不宽，一行人搀扶着小心翼翼地滑过河。一路向上爬坡，气温越来越低，斑驳的积雪上赫然印着一行动物的脚印。这被冰雪封冻的大山，此刻终于有了生命的迹象。豹子、野猪、小兔、野鸡、灰鼠、松鼠、狐狸……这些深深浅浅的脚印，是否也曾为孤悬敌后、艰苦作战的抗联战士们，带去一丝温暖与抚慰？

沿着五道沟的庙沟往上爬，很快便到了“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驻地遗址”——山坡上一块平缓的平台，地方不大，如今空空如也，只有洁白的厚雪覆盖着落叶断枝……

一行7人站在“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驻地

遗址”合影留念，已然严严实实挤满了平台，很难想象这狭小局促的空间，曾经就是杨靖宇与其他抗联领导干部商讨作战计划的总司令部。

下山路上，心间一遍遍温着集安这片土地上有抗联战士的感人故事——为提高战士素质、坚定抗日信心创办的“抗联军校”，在条件极度艰苦的作战间歇，战士们还能围坐在一起读书学习，没笔没纸，就在雪地上写在树皮上画：“抗联棋谱”是抗联战士留下的珍贵石刻。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士们用尖刀在石头上刻画简易棋谱，以石子作棋子对弈。在棋盘石的下面，还刻着“五月住大山”“天下太平”，稚气的字迹里写满了渴盼战争结束、和平早日到来的美好心声……

一个个故事，一处处遗迹，让抗联战士的形象愈发丰满、立体、细腻。他们不仅仅是战场上奋勇厮杀的英雄，更是一个个有情有义，有苦乐悲欢的鲜活生命。心头涌动着感动、感恩，身上似乎也暖和起来。路过一处溪洞，因为水流速度快，打破了寒冷的封锁。潺潺清流寒来暑往四季不竭，恰似这苍茫山林中赓续流传的抗联精神，生生不息。

俯下身掬一捧沁凉的泉水，甘甜润口，穿肠过肚间竟觉一丝暖意。此刻，俯身跪地的视角下，那一路匍匐的雪晶莹剔透，层层叠叠绽开一路冰清玉洁的绝美冰花。冬山无言，却有灵性，一路冰花铺路，铺满抗联战士走过的路。一行人虔诚地欣赏着、感受着、记录着。只听一句惊呼“看我发现了什么”，众人围观，一张洁白冰花缀成的战士的脸，栩栩如生，

深深地印刻在大山之中……

离开的时刻，一行人静悄悄的，谁也不愿开口打破这份敬畏，一种崇高的精神打动着每一个人。我们在寒风中跋涉而来，在热血奔涌中静静离去。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这是一条冬日之花绽放的圣洁之路，这更是一条抗联战士用生命托起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之路。



图片说明：  
①⑥ 沱沱 摄  
②③ 鲁丁源 李宇涵 摄  
④ 孙艺凌 摄  
⑤ 陈晓雷 摄  
本版党史顾问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孙大志